

覺迷要錄

光緒辛丑冬孟編
撰乙巳夏五刊行

覺迷要錄敘

康梁逆黨竄身海外所著清議報戊戌政變記等逆書偽造密
詔誣構

兩宮閱者無不髮指眦裂今年復於坎拿大地方創設保皇會
斂資巨萬勾結內地會匪謀亂於七月間在長江一帶破案湖
南北搜獲逆黨信札偽檄訊明正法者數十人之多而以士林
則名其間者湘人爲尤夥蓋自梁逆主講時務學堂以來士風
敗壞陵夷而有今日之變斯亦學校之奇禍也中丞山陰 俞
公首改時務學堂爲求實書院重聘教習邪說亦已廓清此次
謀逆諸人大都昔年學堂被逐之人及出洋學生之無歸者
俞公不忍不教而誅命編是書恭遵

世宗憲皇帝大義覺迷錄之旨名曰覺迷要錄卷一恭錄戊戌

八月以後

懿旨

上諭其因臣工奏請明發者則以原摺附後煌煌

聖訓逆案昭然此無待臣民之贅述矣卷二奏牘分錄奏摺公牘自奉

諭禁閱逆報至查拏富有票匪凡摺片告示批札依類編次其文或登於報章或見諸案牘各據原文可資覆案卷三公論凡中人外人論二逆罪狀者按各報年月先後入載日本深山虎太郎一書大坂每日新聞報一則尤爲深切著明不畱餘地斯誠直道之公矣彼梁逆狂吠之報竊名清議不適足貽外人非笑哉卷四逆蹟二逆徒黨遍於京師東南各省其平日居心行事並無忠愛之忱惟日以亡國瓜分等危詞傾動觀聽今將所

著保國保皇各會章程及師弟講學信札湖北起事逆函分子目五一曰京師逆蹟一曰廣東逆蹟一曰湖南逆蹟一曰海外逆蹟一曰湖北逆蹟俾中外士夫覽是書者卽以知逆黨一切語言文字皆不足以假託維新藉名皇國因此身膺顯戮以快人心則謂是編爲康梁逆案之定讞不亦可乎長沙葉德輝序

上俞中丞書

日昨得見胡鼎臣方伯垂詢整頓學校之事據云公因康梁謀逆士林脅從者眾思將學政全書中訓飭士子一門與臥碑並刻頒發各學官典至重也意至善也輝謂此本百數十年士林共習之書今日附逆諸生豈皆不曾寓目者祇以康梁學術陷溺人心當其煽亂朝野之時廷臣疆臣搢紳士林無不受其蠱惑而後生小子儂薄少年其被毒爲尤甚所以然者其根荄皆託于自強而繼之以維新中國爲西人輕侮久矣忠義之士無所措手于是一二寡學無識之樞臣好名立異之疆吏奉爲大師以釀成今日之禍彼之赴市曹蹈水火者方且自命爲日本意大利之義俠不自知其爲謀逆也故論今日教士之法惟有將新舊順逆四字剖析明白使士林咸曉然于逆黨之所爲無

所謂義亦無所謂俠則病根可以剷除而後士習可返于純樸也輝昔致書友人云 朝廷應行之政不得謂之新吾人應守之學不得謂之舊又云 皇上上奉 慈宮以孝治天下臣民效之謂之順康梁假託新政以言亂天下臣民和之謂之逆如此則界劃清晰而保國保皇等會名目不能奪我視聽矣夫維新美名也逆黨攘之以掩亂蹟守舊習聞也迂儒持之以攻異已輝昔周旋其際灼見居間之人非深閉固距即見卑識陋致使血氣之士返于枯寂文學之子流爲會匪此在當日主持兩家之人亦未必知有今日之貽害也輝自戊戌攻散學會之後凡與友朋書札從不涉及新舊二字誠以彼等之所爲乃逆也非新也吾輩之所爭乃順也非舊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離間 兩宮何謂保皇妄希民主何謂保國且日本變

法其黨多赤心爲國之人中國戊戌政變一事如譚嗣同楊深秀林旭之流其平日皆甘心爲亂臣賊子該逆黨豈得假藉以傾動海內約連外部今據唐才常兄弟及各犯親供亦自認逆謀不諱然則彼所謂保國保皇之旨果安在耶今各學士子見聞狹陋自戊戌至今尙有不知康梁宗旨所在者惟有將戊戌上諭及各報紀載康梁逆蹟編纂成書益之以湖南北各憲署公牘刊布各州縣各學于月課獎賞之外加獎此書庶人得知其謀逆情形並非維新並非保國並非保皇似與照例頒發書籍較爲切用是否有當乞候鈞裁施行不勝禱企之至

俞中丞復書

頃承手示批卻導窾詞嚴義正昔人謂韓文公攘斥佛老功不在禹下若足下之攻散學會復殷然佐 弟等以教士之法此其

功又豈在文公下哉新舊順逆經足下剖析至明至當可謂迷津之寶筏適人之木鐸惜前此之崇尚新學者見不及此也尊恠將康逆亂政始末及康黨謀逆情形編纂成書頒發各書院俾士林知所警惕誠爲近日急務弟公事冗繁無暇詳檢仍求足下以教士之苦心成緝書之盛業一俟鉛槧告竣卽爲刊發想足下必不以爲煩也謹將近日奏牘各件並逆據名單送呈備查儻別有所需乞示知再檢手此復請簪安

覺迷要錄卷一

諭旨恭錄

戊戌八月初五日奉

上諭

戊戌八月初六日奉

旨

戊戌八月初六日奉

上諭

附宋伯魯奏改時務報爲官報摺

戊戌八月十一日奉

上諭

附刑部尚書崇禮等奏案情重大請派大臣會審摺

戊戌八月十一日奉

上諭

戊戌八月十四日奉

上諭 附徐致靖保薦人才摺

戊戌八月十四日奉

硃諭

戊戌八月十六日奉

上諭

戊戌八月十七日奉

旨

戊戌八月十九日奉

上諭

附李端棻奏保匪人自請懲治摺

戊戌八月二十日奉

上諭

附都察院左都御史懷塔布等奏聞請旨摺

戊戌八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

附陳寶箴奏釐正學術造就人才摺

戊戌八月二十一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奉

旨

附鄂督張之洞奏裁撤湘省南學會銷毀會中各書並將保衛局裁歸保甲局辦理情形摺

戊戌八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

附王錫蕃奏保人才摺

戊戌八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

附福建道監察御史黃桂鑒禁止莠言摺

戊戌八月二十三日奉

懿旨

戊戌八月二十三日奉

懿旨

戊戌八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

附大學士管理吏部事務徐桐遵議大學士榮祿處分摺

戊戌九月初二日奉

上諭

戊戌八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

附大學士管理吏部事務徐桐遵議內閣學士張百熙保送康有為使才處分摺

戊戌九月初二日奉

上諭

戊戌八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

附宗室會章奏請除逆袁忠摺

戊戌八月二十六日奉

懿旨

戊戌九月初一日奉

懿旨

戊戌九月二十五日奉

懿旨

戊戌九月三十日奉

懿旨

戊戌十月初三日奉

懿旨

戊戌十月二十二日奉

硃諭

戊戌十一月十六日奉

上諭

己亥十一月十八日奉

上諭

庚子正月十五日奉

上諭

庚子正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

附內閣侍讀學士陳夔龍奏請整頓學校提倡正學摺

覺迷要錄卷一

諭旨

戊戌八月初五日奉

上諭現在國事艱難庶務待理朕勤勞宵旰日綜萬幾兢業之餘時虞叢脞回溯同治年間以來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

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兩次垂簾聽政辦理朝政宏濟時

慈恩訓政

艱無不盡美盡善因念宗社爲重再三籲懇

仰蒙 俯如所請此乃天下臣民之福由今日始在便殿辦事

本月初八日朕率諸王大臣在勤政殿行禮一切應行禮儀著

各該衙門敬謹豫備欽此

抄

戊戌八月初六日奉

旨工部候補主事康有爲結黨營私莠言亂政屢經被人參奏

誼爲主諸生中果有品端學粹扶翼聖教志在匡時者隨時從優獎拔俾底於成其有內行不修鄉評不許放言高論氣質囂張沾染康梁惡習者嚴斥而痛懲之不稍假借至於朔望釋菜宣講 聖諭廣訓諸儀節尤當敬謹將事不得視爲具文禮教以束其躬詩書以擴其志此教士之本也世變亟矣非昌明聖學無以祛積惑而挽橫流不拔取真才何濟時艱而培 國脈聖經賢傳之所在卽人倫風化之所關學術不謬士習自端人心自正菁莪棫樸無非楨幹之真才矣 臣爲崇正抑邪挽回風氣起見是否有當理合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 聖鑒訓示謹 奏

抄鄂

覺迷要錄卷二

奏摺類

湘撫俞奏設立求實書院摺

鄂督張鄂撫于奏康黨謀逆創設自立會勾結各會匪作

亂摺

鄂督張奏分咨各駐使知會各國外領事勿得容畱各

匪首片

湘撫俞奏逆犯康有爲糾黨滋事查拏懲辦情形摺

粵撫德壽奏報會匪剿平摺

鄂督張奏南洋鉅商悔悟明心報效賑款摺

公牘類

步軍統領衙門頒發端京鄉勸善歌示

鄂督張鄂撫于禁止購閱逆報示

贛藩張緝拏逆犯示

小呂宋總領事府黎禁止華民購閱逆報示

檀香山正領事官楊副領事官古禁入逆會示

鄂督張查拏自立會匪謀逆及准匪徒自新示

湘撫俞禁康黨造謠惑眾示

湘撫俞諭誤受富有票再行開導准其首悔示

湘撫俞諭富有票匪赴團投繳飄布准予首悔自新示

江督劉嚴拏匪徒曉諭軍民示

常鎮通海道兼鎮江關監督長勸諭匪黨繳票示

九江府孫勸諭匪徒繳票示

江督劉查拏康梁二逆犯札

湘撫俞查拏自立會匪札

湘撫俞嚴拏康黨匪首札

湘撫俞行長沙縣稟馬岳松首悔批

湘撫俞行兩司詳龍陽縣革生陳應軫卽曉源交保批

長沙府趙飭拏富有票匪札

鄂督張勸誡上海國會及出洋學生文

覺迷要錄卷三

公論類一

江督劉息邪說論

徐可大紀逆犯康有爲緣起

梁鼎芬駁叛犯康有爲逆書

附穗石閒人書後

鄒凌瀚致宗室壽富論康有爲書

日本深山虎太郎與康有爲書

邱煒菱論康有爲書

徐可大闢邪說議

公論類二

中外報二十四則

按年月編次

覺迷要錄卷四

逆蹟類一 京師逆蹟

康逆保國會章程 附仁和孫顯駿保國會章程

康逆保國會第一集演說

康逆保國會第二集演說

楊銳與弟肖巖書

逆蹟類二 廣東逆蹟

梁逆與康逆七書

孔昭焱與康逆一書

龍澤厚與康逆二書

何樹齡與康逆二書

梁碩與康逆一書



覺迷要錄卷四

逆蹟類一 京師逆蹟

保國會章程 載戊戌政變記

一本會以國地日割國權日削國民日困思維持振救之故開
斯會以冀保全名爲保國會

二本會遵奉光緒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上諭臥薪嘗

膽懲前毖後以圖保全國地國民國教

三爲保全國家之政權土地

四爲保人民種類之自立

五爲保聖教之不失

六爲講內治變法之宜

七爲講外交之故

總值理及董事圖章

二十七來會之人必求品行心術端正明白者方可延入會中應辦之事大眾隨時獻替畱備采擇倘別存意見或妄誕挾私及逞奇立異者恐其有礙卽由總理值理董事諸友公議辭退如有不以爲然者到本會申明捐銀照例充公去畱均聽其便

二十八商董兼司帳須習知貿易書籍情形及刷印文字者充其選必須考查確實一秉至公倘涉營私舞弊照例責賠經手之董事會友凡預有保薦之力者亦須一律議罰

二十九本會用項概由值董核發如有巨款在千數百金以上者須齊集公議方准開支收有成數擇殷實商號存儲立摺支取如存數漸多亦可議生息發票之期按幾日爲限由值

董眼同經理

三十總理值理董事均仗義創辦不議薪資將來局款大盛須專請人辦理始議薪水惟撰報管書管器司事教習游歷司帳酌量給予薪水

會講例

一會中人數既多談話難合外國開會皆有演說由眾公舉通中外博古今之才立題宣講以便激發而免游談

二公推通博之才大眾公舉或投闕密舉

三投闕者席前各置紙筆及墨一椀聽客書自己姓名及所舉之人彙齊置中間一案一人開闕一人宣讀

四公舉宣講之人當擬出數題宣講

五擬題當關切保國保教保民保種切近有益之事不得旁及

四定捐款

五覓會舍

六購圖書

附孫灝駁保國會章程照依其所擬三十條逐節駁詰原印
分送者處處有之不並印者蓋防反噬

京師刻本

一例禁結社拜盟飲錢惑眾若輩顯干憲典與地方大光棍
無異厚聚黨徒妄冀非分務在搖動民心戕削命脈形同
叛逆

二光緒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明發

上諭乃勉勵天

下臣民公忠共矢以期洒雪振興何嘗有以民保民以民
保地而涉教之一字謂以君師兼任爲教

諭旨卽是

教中宗旨若輩乃敢詐傳妄希聳動天下律有專條罪無

可道

三政權土地操之自上今日保政權土地不知欲置

皇

上於何地

四妄言滅種聳動愚入天生五種猶之五星五洲五官五指
豈能滅去一種

五 先師孔子垂教以來參天地而立所以萬世率由無
弊者首在綱常今其言皆顯背君爲臣綱謾云保教不失
非聖無法

六專變成法則是
矣辯言亂政莫此爲甚

列聖貽謀之良法美政俱不足守

七外交之道不外內治修然後遠人服一言若輩務思擾亂
政治貽笑外人轉負能辦外交大言欺世

哥匪放票

二十一既入彼會猶有心術品行不端者務須屏棄略似萬國通鑑之於粵逆洪秀全

二十二自知智術未足盡惑生民故以準其出會預畱地步

二十三紋銀二兩輕而易舉誘人犯法藉以肥私

二十四會分大常臨時僭擬大朝常朝辦事典制叛逆彌彰

二十五來會不分名位學業概子延納不辨薰蕕以羅致匪人爲務至云推藍田鄉約自保其教則別創邪教底裏盡

露

二十六捐助概給聯票蓋用圖章行同駟僮而實隱僭糧串

便民之制

二十七恐因歛錢致誤被牢籠者燭奸生悔乃加生悔者以

心術不正之名而以沒入其貲爲本務鬼蜮伎倆至此畢

露實係誑騙人財

二十八既誑人財又以一秉至公文飾務思擅有天下之利

僭擬 王章

二十九巧取人財供其揮霍與二十七條罪同

三十現下貲財未盡誑騙入手大言仗義仍爲日後巧畱地步至云游歷其將四出煽亂無疑

保國會章程來而保浙會之奏稿亦來披而讀之識其隱相狼狽若輩志在射利與形同叛逆者有間但依其所說行之浙必糜爛我等浙人豈可坐視桑梓遭其剝削惟願於原籍除墳墓外並無室廬所以爲是區區是恐同人誤爲妖言所惑茲謹將摘抉駁飭其疵謬者錄供眾覽

息民困今建斯策無乃愧對今之學堂可爲歎息卽以杭州學堂而論其一月養生徒之資僅一百五十元其充食靡費之人數逾於是而尙有強入人貲無罪而坐之樊案牘新裁官方未改可覆按也

兵爲專門之事必待操演乃成風氣初開製器未能水陸測繪船礮等物必待購求財從何出

浙農於種植一道本無遺力特苦地不加闢人不加減遂至於窮卽以溫紹二府論之其去爲杭湖客民以墾間田者近則成熟頗多富戶亦曠當日若非無地可墾何至輕去其鄉農食有餘自能畱心孳畜其至於牧浙本不宜是以官屯胥給民耕稅其租息若牧之說起耕之道先妨矣工學礦務有現在衢處之峒丁無待於教製造則何處可以

設廠又何來如此資本

商居閩閩本有師傅若但學與海西通商日積日多將來人滿何以安置

礦產以衢煤處鐵爲大宗然運衢州之煤中隔嚴陵一瀨四畔高山中間灘險開鑿無計平治無由治處州之鐵但可由溫州一面行走而高山大嶺處處阻隔鐵木兩路計算俱窮不能致遠開採何爲至近日嚴州一帶所開坑座本係灰龍誤認以爲煤塊喪其資斧比比而然核計三年未有一人獲利者其餘縑絲紡紗之廠杭州蕭山巨商折閱不少市面日見蕭條更有何途可以興利至於鐵路無資可措借款未成官商束手莫可如何安得謾辭以欺君上他若書寫錯謬者於稱 皇上處竟不恭擡稱

從見之無能自告無能自白也暨道光二十年林文忠始譯洋報爲講求外國情形之始裕謙牛鑑敗於定海舟山劉韻珂繼敗艦入長江而礮震天津乃開五口 宣宗乃知洋人之強在船堅礮利命仿製之西人如何實未知也道光二十九年咸豐六年八年十年屢戰屢敗輸數千萬開十一口乃至破京師 文宗狩熱河洋使入住京師亦可謂非常之變矣同治三年斌椿徧遊各國等於遊戲無稍講求之者曾文正與洋人共事乃始少知其故開製造局譯書置同文館方言館招商局遣美人蒲安臣與志剛孫嘉穀出使各國首用洋人如古之安史那金日磾實爲絕異之事當時欲遣京官五品以下正途翰林六曹出身入同文館讀書最爲通達而倭文端限之自是雖輶車歲出而士大夫深惡外人蔽拒如故甲申之役張南關

之功日益驕滿鄙人當時考求時局以爲俄窺東三省日本講求新治驟強示威必取朝鮮曾上書請及時變法自強而當時天下皆以爲狂壬辰年傅蘭雅譯書事略言上海製造局譯出西書售去僅一萬三百餘部中國四萬萬人而購書乃祇有此數則天下講求中外之學者能有幾人可想見矣非經甲午之役割臺償款創鉅痛深未有肯翻然而改者至此天下志士乃知漸漸講求自強學會首倡之遂有官書局時務報之繼起於是海內續紛爭言新學自此舉始也然甲午之後仍不變法間有一二徒爲具文卽如電綫鐵路船局船廠間效一二然變其甲不變其乙變其一不變其二牽連相累必至無成其他且勿論卽如被創之後而兵未嘗增練鐵艦不再購一艘吾綠營兵六十餘萬八旗兵三十餘萬實皆老弱且各有業託名伍籍中

乾隆三十六年至光緒二年百餘年始有議員二人香港隸英人至今尙無科第人以買辦爲至榮英人之寒貧者皆可爲大班而吾華人百萬之富道府之銜紅藍之頂乃多爲其一洋行之買辦立侍其側仰視顏色嗚呼哀哉及今不自強吾恐四萬萬人他日之至榮者不過如此也元人始來中國嘗廢科舉矣其視安南之進士抱布貿絲有以異乎故我士大夫設想他日眞有不可言者卽有無恥之輩發憤作貳臣前朝所極不齒者而西人必不用中人以西人之官必有專門非專學不能承乏也若使吳梅村在他日將並一教官不能得安敢望祭酒哉卽欲如熊開元作僧而西教專毀佛像佛教殿將無可存僧於何依卽欲蹈東海而死吾中國無海軍卽無海境此亦非我乾淨土矣做貳臣不得做僧不得蹈海而死不得吾四萬萬人吾

萬千之士大夫將何依何歸何去何從乎故今日當如大敗之餘人自爲戰救亡之法無他只有發憤而已窮途單路更無歧趨韓信背水之軍項羽沈舟之戰人人懷此心只此有救法耳然割地失權之事旣忌諱祕密國家又無法人師丹之油畫院繪敗圖以激人心薄海臣民多有不知或依然太平歌舞晏然無事尙紛紛求富貴求保舉或乃日暮途遠倒行而逆施之孟子曰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故割地失權之事非洋人之來割脅也亦不敢責在上者之爲也實吾輩甘爲之買地甘爲之輸權若使吾四萬萬人皆發憤洋人豈敢正視乎而乃安然耽樂從容談笑不自奮厲非吾輩自買地而何故鄙人不責在上而責在下而責我輩士大夫責我輩士大夫義憤不振之心故今日人人有亡天下之責人人有救天下之權者考日本昔爲英

美所凌其弱與我同今何以能取我臺灣滅琉球而制朝鮮得我償款二萬萬此日本之兵強爲之耶非也其相伊藤其將陸奧爲之耶非也嘗推考如此大事乃一布衣高山正芝之所爲高山正芝哀國之衰不能變法憤大將軍之擅政終日在東京痛哭於通衢見人輒哭終以哭死於是林子平蒲生秀實之流出而言尊攘大久保利通岩倉具視太宰純板垣退助三條實美大隈重信出而談變法日本乃盛強至明治以後日人賞維新之功乃贈高山正芝四品卿賜男爵凡物作始也簡將畢也鉅嗚呼誰知日本之治盛強之效乃由一諸生無拳無勇無智無術而成之耶蓋萬物之生皆由熱力有熱點故生諸天有熱點故生太陽太陽熱之至者去我不知幾百萬億里而一尺之地熱可九十四匹馬力故能生地能生萬物被其光熱者莫不發

生地有熱力滿腹皆熱汁火汁故能運轉不息醫者視人壽之長短察其命門之衰旺火衰則將死至哉言乎故凡物熱則生熱則榮熱則漲熱則運動故不熱則冷冷則縮則枯則乾則天死自然之理也今吾中國以無動爲火無一事能舉民窮財盡兵弱士愚好言安靖而惡興作日日割地削權命門火衰矣冷矣枯矣縮矣乾矣將危矣救之之道唯增心之熱力而已夫能辦大事復大仇成大業皆有熱力爲之其心力弱者熱力減故也胡文忠謂今日最難得者是忠肝熱血人范蔚宗謂桓靈百餘年傾而未顛危而未墜者皆由仁人君子心力之爲凡古稱烈士志士義士仁人皆熱血人也視其熱多少以爲成就之大小若熱如螢火如燈則微矣並此而無之則死矣若如一大小團至百二十度之沸度則無不灼矣如日月之熱則無所不照

無所不燒熱力愈大漲力愈大吸力愈多生物愈榮故今日之
會欲救亡無他法但激厲其心力增長其心力念茲在茲則燭
火之微自足以爭光日月基於濫觴流爲江河果能四萬萬人
人人熱憤則無不可爲者矣患於不能救

知新報

戊戌政變

梁逆保國會第二集演說

今日之會惟諸君子過聽或以演說之事相督責啟超學識陋
淺言語樸訥且久病初起體氣未復無以應明命又不敢闕焉
以破會中之例謹略述開會宗旨以筆代舌唯垂覽焉嗚呼今
日中國之士大夫其心力其議論與三歲以前則大異啟超甲
午乙未遊京師時東警初起和議繼就竊不自揣日攘臂奮舌
與士大夫痛陳中國危亡朝不及夕之故則信者十一疑者十
九退而奮然憂喟然思謂安得吾國中人人知危知亡其必有

振而救之者迺及今歲膠旅大威相繼割棄受脅失權之事一
月二十見啟超復遊京師與士大夫接則憂瓜分懼爲奴之言
洋溢乎吾耳也及求其所以振而救之之道則曰天心而已國
運而已譚及時局則曰一無可言語以辦事則曰緩不濟急千
臆一念千喙一聲舉國戢戢坐待割割嗟乎昔曾惠敏作中國
先睡後醒論英人烏理西

英之子爵今任
全國陸軍統帥

謂中國如佛蘭金仙

怪物縱之臥則安寢無爲警之覺則奮牙張爪蓋皆於吾中國
有餘望也今之憂瓜分懼危亡者徧天下殆幾於醒矣而其論
議若彼其心力若此故啟超竊謂吾中國之亡不亡於貧不亡
於弱不亡於外患不亡於內訌而實亡於此輩士大夫之議論
之心力也今有病者於此家人親戚或謂其病不可治也相與
委而去之始焉雖無甚病不浹旬必死矣今中國病外感耳病

噎隔耳苟有良藥一舉可療而舉國上下漫然以不可治之一語養其病而待其死亡昔焉不知其病猶可言也今焉知其病而相率待死亡是致死之由不在病而在此輩之手昭昭然也且靡論病之必可治也卽治之罔效及其死也猶有衣衾棺槨之事焉猶有託孤寄命之事焉欲委而去之蓋有所不能矣一人之身且有然而況國之存亡其所關係所牽率有百倍於此者乎故卽瓜分之事已見爲奴之局已成後此者猶當有事焉矣執豕於牢尙狂躑而怒噪今數萬里之沃壤固猶未割也數萬萬之貴種固猶未繫也而已俯首帖耳忍氣吞聲死心塌地束手待亡斯真孟子所謂是自求禍也論語之記孔子也曰知其不可爲而爲之夫天下事可爲不可爲亦豈有定哉人人知其不可而不爲斯真不可爲矣人人知其不可而爲之斯可爲

矣使吾四萬萬人者咸知吾國處必亡之勢而必欲厝之於不亡之域各盡其聰明才力之所能及者以行其分內所得行之事人人如是而國之亡猶不能救者吾未之聞也何謂分內所得行之事今語人以變法以辦事其在上者必曰下無人才無所可用也其在下者必曰上不變法無一可言也以故疆臣則歸罪政府政府亦歸罪疆臣州縣則歸罪督撫督撫亦歸罪州縣士民則歸罪有司有司亦歸罪士民要而論之相率以不發一論不辦一事而已其太息痛恨涕哭唾罵之言正以便其推諉卸責一齊放倒之計而實非有一毫真心以憂國憂天下者也如真憂之則必無以辦事望人焉以望諸己而已必無以不辦事責人焉以責諸己而已各有不可諉之責分各有可得爲之權限願我士我大夫皆移其責望人之心以自望自責則天

下事之可爲者未有量也予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又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又曰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蓋天下無論何種人皆可教皆可用惟此死心塌地一齊放倒知其不可而不爲者雖聖賢末由而化之且此輩者豈惟自行放倒而已其見有他人之實心憂天下者則相與目笑之鼻訾之或撫拾言語舉動之小小過節微詞以詆排之阻撓之以佐其飽食羣居好行小慧之談資以爲快嗟乎痛哉吾豈不知我中國若此輩者何其多也孔子一則曰難再則曰難再則曰末如之何誠哉其難誠哉其末如之何矣昔有英人某游高麗歸而著書曰高麗其亡矣入其國見其人終日無所事但攜筭一棹三五爲羣以清譚於陰樹之下永日永夕人人如是日日如是國其能國乎嗚呼啟超觀於我京

師之士大夫而竊有感於斯言也籍於朝者以千計自一二要津顯宦疲精力於苞苴鑽競日不暇給外自餘則皆飽食以待升轉終日無所事既不讀書又不辦事堂堂歲月無法消遣乃相率於看花飲酒詩鐘射覆彈棋六博徵歌選舞以爲度日之計若今之公車闢後榜前二十日間集輦轂下者八千人其無可消遣之情態視朝士又有甚焉而此人者則皆能爲憂瓜分懼爲奴之言者也徐而叩其說則曰今日事無可爲正我輩醕酒婦人之時也嗚呼行有死人尙或殮之君子秉心惟其忍之我士我大夫豈必其有樂於此無亦以保國之大事非一手之爲烈救亡之條理非舉念之可得或思救之而不得其下手之法或獨爲之而苦無相助之人日消月磨而因自放云爾夫同一法也合羣策以討論之斯易定矣同一學也合羣智以講求

之斯易成矣同一事也合羣力以分任之斯易治矣然則我士我大夫之所以自效於無用之地以求爲消遣歲月之謀甘爲游民甘蹈高麗之覆轍而不悟者殆皆以無會之故思之思之鬼神通之鑿而不舍金石鏤之羣之習之摩之厲之盪之決之策之鞭之意者佛蘭金仙其猶有將醒之時而曾惠敏烏西里之言不終不驗耶則啟超馨香而祝之脆膜而禮之

知新報

楊銳與弟肖巖書

戊戌七月二十八日由北京郵政局發

肖巖弟覽

前半言家事節刪

原擬乘中秋節前到鄂一行再與弟商辦一切乃十三日因湘撫陳公保薦奉旨召見逮夜始知於十五早進內預備改於十六日卯刻在西苑勤政殿西煖閣召對面奏數百言大概詳陳用人武備各事天顏甚霽二十日遂奉命與劉光第林旭譚嗣同三人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卽日入直硃

諭云昨已命爾等在軍機章京上行走並令參預新政事宜爾等當思現在事務艱危凡有所見及應行開辦等事卽行據實條列由軍機大臣呈遞候朕裁奪萬不准稍有顧忌欺飾特諭聖訓煌煌祇增戰悚每日發下條陳恭加簽譯分別是否可行進呈御覽事體已極繁重而同列又甚不易處劉與譚一班兄與林一班譚最黨康有爲然在直尙稱安靜林旭則隨事都欲取巧所簽有甚不妥當者兄強令改換三四次積久恐漸不能現在新進喜事之徒日言議政院上意頗動而康梁二人又未見安置不久朝局恐有更動每日條陳爭言新法率多揣摩迎合甚至有萬不可行之事兄擬遇事補救稍加裁抑而同志已大有意見今甫數日卽已如此久更何能相處擬得便卽抽身而退此地實難以久居也

此下閒語節刪

逆蹟類二

廣東逆蹟

梁啟超等與康有為書

粵督譚鍾麟從康有為家查鈔得之原書咨送軍機處

前脫甫之子譚服生才識明達魄力絕倫所見未有其比惜倭西學太甚伯里璽之選也因鐵樵相稱來拜公子之中此為最矣有陝西書院山長劉光蕢自刻強學會兩序旁注京師上海於陝倡行推重甚至此人想亦有魄力聞已在陝糾賞設織布局矣輒以書獎導開諭之並餽以偽經考視其他日如何或收為偏安帝都之用也駁事入報辨誣最無謂當以無事治之彼豈能持莫須有三字屈人耶此後宜置之

其二

前脫

視一切事無所謂成無所謂敗此事

弟子亦知之然同學

人才太少未能布廣長舌也如此則於成敗之間不能無芥蒂

焉矣尚有一法於此我輩以教為主國之存亡於教無與或一切不問專以講學授徒為事俟吾黨俱有成就之後乃始出而傳教是亦一道也弟子自思所學未足大有入山數年之志但一切已辦之事又未能拋撇耳近學亦讀史又讀內典旁注讀得舊教頗多所見似視疇昔有進歸依佛法甚至竊見吾教太又讀律論平大同之學皆婆羅門舊教所有佛吐棄不屑道者覺平生所學失所憑依奈何屬勸長者勿行某亦以為然然於西行之說頗主張者某意以為長者當與世相絕但率數弟子以著書為事此外復有數人在外間說世間法此乃第一要事粵中既難安居則移家入桂計亦良得今既如此可罷論矣

其三

某

宗旨頗與同門諸君不同諸君開口便勸人傳教新學小生

入館未及數月卽令其發揮宗旨令其向人述先生之道夫已之學且未成安能發揮他人其敝也必入乎耳出乎目日日撫拾聽講之餘文而居然以通學自命其初也猶乘其乍發之氣詆斥流俗志尙嚶嚶然一二年後內學未成而客氣已沮必疲茶與常人等豈唯如此自借其一二高論以巧爲藏身之地謂一切小節皆不足爲我累必卑污苟賤無所不至吾黨中蹈此阱者蓋十之五六眞可憤恨此非某故爲苛論此阱某曾自蹈之去年在都幾成無賴瞎馬深池念之猶慄故深知牆高基下之爲大害也某昔在館亦曾發此論謂吾黨志士皆須入山數年方可出世而君勉諸人大笑之謂天下將亡矣汝方入山人寧待汝耶某時亦無以對不知我輩宗旨乃傳教也非爲政也乃救地球及無量世界眾生也非救一國也一國之亡於我何

與焉且吾不解學問不成者其將挾何術以救中國也卽多此數年入山之時日亦能作何事乎今我以數年之功成學學成以後救無量世界下脫

其四

夫子大人函丈第十六次應言之事條列於下敬請道安
第三書及四上書記前後各事錄副寄上第四書粵中云已開刻則無須更寫第一書及朝殿文南中皆有定本尤無須更寫矣

此間希顧前交與古香閣印云本之大小如公車上書記彼恐不能獲利請改用小本如策府統宗此則萬不可故提取其稿商之別家議復同彼蓋嘗詢之諸書賈据云自強學會敗後公車上書記已不能銷恐此書亦不能銷云云當直語之曰公車

記已銷數萬部度買此書之人亦不過數萬人有一部自無購者矣而彼執迷如故也此事或俟之他日報館自買機器印之粵中能刻最佳刻本必務精雅若如救時芻言則文字減色矣

四月二十七日信子羽世伯收到數月不以送來真大異聞昨以信追之乃始送至信內所言各事皆成明日黃華矣此後有書來望即直寄此間勿由人轉交切盼切盼容純甫在此見數次非常才人也以為勝廣

其五

幼博世叔君勉學長昨得書言股不足欲由上海撥款云云聞之大驚豈潘黃皆不願附耶旁注世叔不欲收潘股超謂收之便惟超在港不聞潘有它言黃與超言固云月杪交一半信來時不過十八日消息亦似未

定或君勉過慮耳上海頃擬自造房屋置機器存款數實不足資挹注穰鄉亦不願頃在此擬一招股章程試往招之冀有應者今錄呈上澳報久開而不聞有集股章程又無股份簿此亦太無條理宜速為之即以股份簿十本寄我望或有成也今日在此做得一大快事說人捐金三千買都老爺上摺子專言科舉今將小引呈上現已集有千餘矣想兩日內可成也請公等亦擬數篇各出其議論不然超獨作十篇恐才盡也此事俟明春次亮入京辦之次亮此次乃請假非改官也伍秩庸苦相邀以二等參贊相待旁注無頭等缺惟李合肥出使有之耳頃已應之旁注二頗欲要挾之令多帶同志一二人惟彼自言初放日即有條子三百餘恐不能容也惟彼來苦邀一不送條子之人亦難得矣渠今日入南京仍慮超不往已先送裝千兩來矣穗田書已買一二

俟買齊寄上四上書記印成由鴻安棧寄上此信由海關寄凡
超所來信請皆呈長者若已南行請即寄去敬承起居

其六

前脫中國今日非變法不能爲治稍有識者莫不知之然風氣
未開人才未備一切新政無自舉行故近日推廣學校之議漸
昌焉雖然科舉不變朝廷所重不在於是故奇才異能鮮有應
者殫心竭力求在京師上海設一學堂尙經年不能定即使有
成而一院百人所獲有幾惟科舉一變則海內洗心三年之內
人才不教而自成此實維新之第一義也唯天聽隔絕廷臣守
舊難望丕變若得言官十餘人共昌斯義連牘入陳雷厲風行
或見采納昔胡文忠以四萬金賄肅順求賞左文襄四品卿督
師於是中興之基定焉豪傑舉事但求有濟伊尹之志子興願

取今擬聯合同志共集義款以百金爲一分總集三千金分餽
臺官乞爲入告其封事則請同志中文筆優長者擬定或主詳
盡或主簡明各明一義各舉一法其宗旨不離科舉一事務使
一月之內十摺上聞天高聽卑必蒙垂鑒則人才蔚興庶政可
舉數百年之國脈數百兆之生靈將有賴焉

其七

孔子紀年黃汪不能用後吳小村文子來又力助張目仍不能
用蓋二君皆非言教之人且有去年之事尤爲傷禽驚弦也去
年南局之封實亦此事最受壓力蓋見者以爲自改正朔必有
異志也四月廿七書云改朔爲合羣之道誠然然合羣以此招
忌亦以此天下事一美一惡一利一害其極點必同比例也今
此館經營拮据數月至今仍有八十老翁過危橋之勢

旁注謂經費

若因此再蹶則求復起更難矣故諸君不願弟子亦不復力爭也來書謂再蹶再興數敗不挫斯法立矣然我輩非擁朱頓之賞事事仰人欲集萬金以就一事固不易故毋寧稍諧眾論俟局面既定然後徐圖此事惟公度一人全力舉之而公度於弟子以非常相待此館全權時時可以在我日內弟子病公度疑其太勞覓同門襄其事弟子思文字之任弟子一人能舉之其料理局中下脫

右梁啟超七函

夫子大人侍右弟子昭焱叩稟穆承師瀕行諄督深維自圖罔知所措數日勤於習算兼讀學案理會身心或有所得惟師命外遊讀書惘惘不知何往家非富積力甚縣簿頻承堂上之命促焱謀就講席焱以年未及冠本無學問如何遽爲人師也以

此故家庭之間極多違德咎難自遣昨聆師誨禱昧奉稟乃覈前議危悟震驚悼泣自罪行將下天堂而入地獄也昔嘗祇悉堂上歡心之故以得科第爲第一義以營財利爲第二義然自以里閭族黨多不相能僑蹇陵侮苦莫可堪焱亦嘗以己意風諫未獲垂諭故至於此躬自悼矣憂緒頓觸事非今日徒以難言之故久未上陳師命歸遠讀書非不甚善但累年或承隨或伏處除習舉業外更無它事威令如霜一晌半晷未嘗暇也今年讀書未敢云求通大道直以習舉業爲辭耳旁注今每月堂上仍督作八股限應六課書院通年旁注仍慮堂上皆如是此實不堪倘仍遽歸必是陷重囚也旁注促命歸還習舉業憂已從見當暫忍隱在館小心事友諸君或將不我棄乎卓中來矣如學長專督以變化氣質心甚感之明年欲作上海之遊非是萬不能有不知時務報能相容否旁注讀書焱或習西文不便爲梁君言也肅自立

肅上書密陳悃款敬請道安暇更乞示行止

右孔昭焱一函

夫子大人函丈十月上一稟由廣仁善堂投想登師覽矣弟子
現諏本月十三日安葬先人於邑西鄉距祖居四里之下樟村
大嶺年底石工可完明春可出侍席前矣孔子會近又開辟疆
土若干方里有若干人周游南洋是否決意卓如謂門人成就
者少慧儒謂師至香港三日西人皆知意在請緩日再去何也
桂地近又一變其局唐薇帥與弟子等見則談學與岑雲階及
官場則談博談戲與曹剛李受彤則談古董書籍字畫曹李攻
之不克旁注唐初歸乃降之其精力太過人譏刺非議絕不動心師
如能來必可使之日進前課問礦學末云有不知者進見詢問
由是見者日多弟子約其開會已允摩厲激發未嘗不可與爲

善也肅此敬稟跪請道安

士人請謁必見仍可進言去年得滬電時曾有助金捐書之約
但視京局爲進止今既欲聯公呈寄京請代奏事或可辦頃禪
祭禮成尙未見當急圖之旁注劉嘉岑雲階京卿已返亦頗見

人聞其議論尙近此種爲敵者有侍御唐椿壽旁注以然不久

即去耳學會由高伯慈約遜業堂多數人矣伯慈尙不識吾學

大意去年冬始復來卽爲曹阻旁注其時諸學通停不許與吾輩交數月不往還

近乃大動讀諸子最喜墨書偶與之發明吾道大服且深信改

制大罵曹公因伯慈合學侶十數人言事曹大惡之昨院課竟

以改制公羊說經矣弟子頗悔數月中之不往交也泰西教士

雖遭殺戮仍進而不止思之滋愧伯慈有弟又近遜業堂新甄

別來者多有志非復從前矣日夜摩厲必能得人前諭謂二月

已奉旨令各省辦商務尚不得其詳屢向撫署探之仍未有見
蓋畱心此道者寥矣藉此以合大眾法至善但弟子愚昧尚不
知所爲乞再示下手工夫俾有遵守晴皋小峰精銳不已必可
大成弟子近窮理似益有得游心於諸天之間從容於人境之
內別開地界可告師前桂學答問序贊叔早已帶餘當續稟敬
叩道安

右龍澤厚二函

前脫 雷武子果然在日本處曾見伊藤博文云窺其行徑大約
有聯英日以拒俄之說動日政府中朝託俄爲腹心正犯英日
之大忌彼在英國大約亦見尼希利黨人與之同病相憐矣
閏五月二十日由京來信得讀治國是最粗淺事今日之當如
何無論仕學院人知之卽洋傭亦多知之但中國之自命爲士

者乃昧昧耳通經所以致用博古而不知今必不可致用譯言
者象胥之職也能讀周禮注疏而屏外國之言語是求通經而
不求致用矣農務化學者草人土化之職也現今所謂種種西
法皆易繫辭下第二章之支派耳治漢學者尙考据者通經而
求致用者愈當研究現今之西學中國最易變法是在權要者
之暗中轉移耳恭默聖諭是重典也可以變爲具文鈔之而已
雖君子敦品者亦鈔之是則此二篇八股一首試帖可以恭默
聖諭者例之重之卽所以輕之而專注意於經古一場而又以
通經致用四字塞天下之口使人不敢議童生者生員舉人進
士之所從出也童子之所學一變則天下學校變矣爲軍機者
平日當媚上招權納賄傾害異己之人爲窮編修鑽營學政差
使使十八省之督學使者皆我私人皆體我通經致用之學者

行之十年格致書院美華書館所用之書如小題指南選墨之通行八股詩賦之重大有如恭默聖諭矣不言變法而法自變童生變而天下之學校變則無一不變矣惜乎大臣莫有能如是也先生爲何等人貪污佞諂斷不可避注意於大同國勿注意於大濁國以大濁國爲開筆襯筆可耳旁注知其不先生平日得罪於人而不自知者多安知人不思復報也口蜜腹劍切須隄防有言遜於我志必求諸非道而已先生爲公卿所忌必甚南歸後恐復有參奏者有肝膽之人當結以爲援李鑑堂張香濤等不妨順道見之也樹學無所成祇術亦粗淺之極自問無可值世之重金者幸身累尙輕耳而平日受家兄恩惠今家兄年已半百精力衰耗不能致財姪兒五人俱乏才藝大有不能自立之勢思之未免惻然謀食之心過於謀道大濁國必將

大亂爲人所瓜分正如村夫鬪龍船爭標彼行急者此更行急有唯恐落後失機之心獨夫之家產何足惜所難堪者我之親戚兄弟友生耳神山之新屬島亂後當治狡兔謀窟宜在於東我有志焉但行事殊不易耳

右何樹齡二函

夫子大人函丈來書敬悉報事所須之人見尙未定遲日商定再稟上書記廿一二便可刷印臬司示禁賭博城中所謂老師館者已撤去八九聞社學課已發前數日樹園復患血今幸無恙仍精神未完復君勉未來孺博返鄉學使已初九到省十八日開考南海廿一日考番禺廿三日考順德廿五日考新會同門諸君已大集但爲試事所擾故講求甚少矣澳門之地弟子以爲善堂爲第一義以其能收拾人心徹上徹下也報館亦未

嘗不可但恐閱報者少不能永久故立不敗者莫如善堂也肅此并請萬福

右梁碩一面

逆蹟類三 湖南逆蹟

梁啟超上陳寶箴書 時務學堂鈔稿

侍郎世丈閣下入湘以來已逾一月所懷欲陳者無慮千萬初以公王事賢勞未敢瀆擾學堂開學以後又自劬於功課旦夕罕暇昨於九日爲學堂假期卽思造膝請見嗣以諸公會商學會事又不克矣托庇彌邇而侍教疏逖良用自責也月之望日伯嚴約諸公集於堂中坐次述世丈之言謂時局危促至於今日欲與諸君子商一破釜沈舟萬死一生之策彼時同坐諸公咸爲動容啟超聞是言心突突不自制熱血騰騰焉將焰出於

腔蓋振蕩迅激欲哭不得淚欲臥不得瞑者迄今六晝夜徑欲走見有所陳說而訥於言語弗克自達用敢以筆代舌披瀝肝膽爲我公一言之啟超以爲天下事思之而已之力不能爲者勿思焉可也言之而所與言之人權力不能行者勿言焉可也嗚呼今日非變法萬無可以圖存之理而欲以變法之事望政府諸賢南山可移東海可涸而法終不可得變然則此種願望之念斷絕焉可也願望既絕束手待斃數年之後吾十八省爲中原血爲俎上肉甯有一幸故爲今日計必有腹地一二省可以自立然後中國有一綫之生路今夫以今之天下天子在上海內爲一而貿然說疆吏以自立豈非大逆不道狂悖之言哉雖然天下之事變旣已若此矣決裂腐爛眾所共睹及今不圖數年之後所守之土不爲臺灣之獻卽爲膠州之奪彼時挂冠

而逃固所不可卽拒敵致命粉身碎骨何補於國何補於民一
人之粉焉碎焉猶可言也天下由茲荼毒大局由茲陸沈虛懷
忠義之名實有陷溺之罪故啟超以爲今日之督撫苟不日夜
孜孜存自立之心者雖有雄才大略忠肝義膽究其他日結局
不出唐景崧葉名琛之兩途一生一死而其爲天下之人萬世
之唾罵者一而已偉哉竇融天下大亂乃注意河西指爲移種
處卒能捍衛一隅佐復漢室偉哉鄭成功流賊徧地大帥掃境
乃能以海外孤島存明正朔垂四十年夫使天下大局苟尙有
一綫之可以保全則亦何取於此而無如不爲竇氏鄭氏之布
置卽步唐氏葉氏之後塵二者比較孰得失不待智者而決矣
且啟超之爲此言也豈有如前代遊說無賴之士勸人爲豪傑
割據之謀以因利乘便云爾哉今之天下非割據之天下非直

非割據之天下抑且日思所以合十八省爲一國以拒外人猶
懼不濟而況於自生界畫乎此其義也雖五尺之童莫不知之
啟超雖蠢愚豈昧於此所謂日夜孜孜存自立之心者謂爲他
日窮無復之之時計耳豈曰謂目前之言哉而無事則整頓人
才興起地利其於地方之責亦固應爾而終不必有自立之一
日此豈非如天之福乎脫有不幸使乘輿播遷而六飛有駐足
之地大統淪陷而種類有依恃之所如是焉而已今以明公蒞
湘以來吏治肅清百廢具舉維新之政次第舉行已爲並時封
疆之所無矣而啟超必謂非存自立之心不足以善其後者蓋
以治一省與立一國其規模條理一切絕異本無所謂異也西
其規模條理皆與一國同唯以今日尋常各封疆之行徑施之
今日中國之省則大異耳雖苦心孤詣而於捍他日之大難則猶未足也以一省荷天下

之重以一省當萬國之衝則將以民與人相見以學與人相見所以練其民與其學者固非尋常之力所能有濟自昔日本至幸也獨惜我中國數十年以來累受挫辱而封疆之中曾無一人思效薩二氏之所爲者已實不競而何人之尤嗚呼使胡文忠公生於今日其所措施蓋必有以異於人矣我公明德耆碩爲后帝所倚重政府所深知德澤在湘婦孺知感有所興舉如慈母行令於其愛子脫一句公度研甫皆一時人才之選殆若天意欲使三湘自立以存中國而特聚人才於一城以備公之用者蓋不乏人也啟超雖拙陋竊窮數日夜之苦思力索極其條理及下手之法以爲若使德人膠州之禍不息今歲卽成瓜分之勢斯無可言矣若能假以五年則湖南或可不亡也然明公必於他日自立之宗旨樹標旣定摩之極熟不令少衰然後

一切條理乃因而從之敢先以一書專論此義上塵清聽倘不以爲狂悖之言也則將竭其芻蕘之所及者更次第陳焉無任待命之至啟超誠惶誠恐頓首謹上

湖南時務學堂課藝總教習梁啟超批

以下刻本

凡賦稅於民者苟爲民作事雖多不怨今西國是也上海租界每季巡捕捐極重未有以爲怨者也苟不爲民作事雖輕亦怨矣中國之稅至本朝而輕極矣孟子謂輕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何以謂之貉謂其不足以供幣帛饗殮百官有司之用也今之中國是矣以賦輕之故乃至官俸亦不能厚惡知官俸既薄而彼百官者仍取之於民之身而其禍益烈耶

案斥 本朝輕賦爲大貉小貉喪心病狂

今日欲求變法必自天子降尊始不先變去拜跪之禮上下仍

習虛文所以動爲外國訕笑也

案此言竟欲易中國拜跪之禮爲西人鞠躬居然請天

子降尊悖妄已極

春秋大同之學無不言民權者蓋取六經中所言民權者編集成書亦大觀也

案民有權上無權矣欲附會六經六經安有此說

分教習韓文舉批

天下無敵美國有焉歐洲不及也今歐洲各國之人每年隸美籍者不知凡幾如戰爭之事與諸國持和局者多由美國溯美國由乾隆四十一年始聯合十三州至今日所屬邦部已四十餘近又合併檀香山將來大一統必由美國以成之也

案欲美國大一統置本朝於何地

後世爲臣者不明以臣佐君之義皆是爲民作用而遂甘爲奴隸婦穉至於國破時僅以一死塞責後世遂目爲忠臣二千年之錮蔽牢不可破

案此教人不必盡忠也無人心至此

英國總統有違例下議院告之上議院上議院得以審問例能奪其權而褫其職英國雖君臣共主之國其議院亦曾廢君可見舜亦由民公舉非堯私授也

案如此中國幸不設議院耳議院設而廢君大逆不道之事更多矣

學堂日記梁批 以下手書本

屠城屠邑皆後世民賊之所爲讀楊州十日記尤令人髮指毗裂故知此殺戮世界非急以公法維之人類或幾乎息矣

案三代以後得天下者皆逆取而順守 聖清之於前明
與國也楊州十日記之言明季遺老之言也不思二百餘年
之 深仁厚澤而乃執明季一人之言以爲民賊乎是亦
賊民而已矣

公法欲取人之國亦必其民心大順然後其國可爲我有也故
能興民權者斷無可亡之理汝已見到此層但未鞭辟入裏耳
案興民權只速亂耳安得不亡

議院雖創於泰西實吾五經諸子傳記隨舉一義多有其意者
惜君統太長無人敢言耳

案惜君統太長五字悖逆至此殆欲人人造反時時作亂然
後快於心與

二十四朝其足當孔子至號者無人焉間有數霸者生於其間

其餘皆民賊也

案二十四朝之君主謂之民賊而獨推崇一孔子是孔子之
受歷代褒崇爲從賊矣狂吠可恨

衣服雖末事然切於人身最近故變法未有不先變衣服者此
能變無不可變矣

案改朔易服皆興王之事若輩何敢妄言歷代草寇未有不
改制者黃巾赭寇非其人乎

學堂答問韓批

以下改刻本

有伯姬之賢三國來賸尙爲非禮況不如伯姬乎亦惟有伯姬
之善乃能容之餘則不能可知矣可見僅得一伯姬而不及伯
姬者多矣此不平等中之平等聖人居於亂世不得已也

案平等之說出自釋氏安得以之附會聖經自梁啟起來主

時務學堂於是人人言平等至有某孝廉父子之謬論謹厚者如此其他可知傷風敗俗莫此爲甚

梁批

一盜案之徽州縣治之足矣而上勞朝審皆極可笑

案 聖人慎刑愛民所以有朝審此 列祖

列宗之成法而以爲可笑不知是何居心

日本所以二千餘年不易姓者由君位若守府而政在大將軍凡欲篡位者篡大將軍之位而已日本所以能自強者其始皆由一二藩士慷慨激昂以義憤號召於天下天下應之皆俠者之力也中國無此等人奈何奈何

案梁啟超欲興民權所以藉口於君位若守府欲尊任俠所以藉口於日本之自強童子何知其不爲此似是而非之論

所誤者鮮矣

中國舊論常以能言不能行責人此最謬論蓋有立言之人有行事之人各有所長不能相非必欲以責一人之身萬無是理案時務報學堂之設育人材也能言而不能行天下古今安有此教人之法果如此等謬論則學堂之設專爲若輩言者設矣他日學僅成立皆持梁啟超之說以教人豈非誤盡天下蒼生耶

臣也者與君同辦民事者也如開一鋪子君則其鋪之總管臣則其鋪之掌櫃等也有何不可以去國之義

案封建之世皆天子之臣故可以去此適彼非所以論於今日之世也果如此等議論則龔效拱之漢奸姚福秋之肇亂皆得謂之合於古義矣三尺童子皆聞此類謬說湘中風俗

人心之懷恐有不可問之日矣

漢世武梁祠堂畫象所畫古帝王多人首蛇身人面獸身蓋古來相傳實有證據也山海經言絕非荒謬董子引古語云人當知自貴於萬物可知古時人與物相去之率本不甚遠若至今日則誰不知己身之貴於物者而更待聖人之丁寧告誡耶西人古書屢出告令禁人與獸交然則古時之人與獸交者必甚多矣

案刪書斷自唐虞聖人自有深意太史公曰其文不雅馴摺紳先生難言之西人禁人與獸交見之彼國載記安得以之臆斷中國上古之人學堂與童子所講者此事母怪合種之醜論騰於士大夫之口也此輩願爲山海經中之人何苦率黃種而盡爲獸種乎

逆蹟類四 海外逆蹟

通臣問答

循環報云上月二十一晚德臣西報採訪人與康有爲會晤欲查詢中國情形及康出亡原委見其身材中等面部豐隆容貌頗美查其出京之時並未得英使及使署人員相助惟至上海由重慶輪船下依士渠礮船始得英人保護當與採訪相會係由本港著名華商爲之傳語該商首向採訪人代述康意謂康蒙英國欽使及各官商保護甚爲感激康繼言曰我由湖北人高燮曾所薦翁同龢及禮部尙書李端棻亦畱意於我有謂翁爲守經黨寔非也實翁李二臣屢欲薦我在皇上左右以備顧問我自蒙召見卽奉旨任總署行走西歷今正三號曾與總署王大臣會議各大臣皆以客禮相待會議三點鐘久當時我祇

勸中朝維新政治步武泰西政教然各大臣之意多不主更新之意者故榮祿當時問曰我國何故改變祖宗成法我答曰列祖列宗皆無總署今特創設庸非變政之始基乎斯時我首議整頓法律延聘洋員會同我及三數官員刪定法律及各官職蓋此爲最要之著庶務之更當由此類推而築車路立海軍議學堂暨各新政亦當次第續辦但法律官職若不肯變則其餘庶務雖變無益不幸皇上未如所議先變他政致有今日之禍會議翌日恭王及翁師傅將所議具奏雖聞恭王深贊我才然當時所議亦不以爲然蓋謂祖宗成法不宜驟變惟翁則深踴其議後蒙皇上許我具奏條陳政治我即奏請皇上將中國舊習及祖宗成法變更並勸皇上效法日本及俄先皇彼得又請諭飭各大臣到宗廟矢誓力圖變政此我摺內所陳第一事也

至於次件亦不外勸變法律政治其第三事則請設代遞臣民條奏我曾詳陳政體皇如主腦軍機如舌御史如目督撫如手足今無合宜之律例如人無心不能操動靜之權而皇上遂不能周知民隱我又請皇上簡用少年才智熟識西學政治人員與皇上襄議治理不次拔擢毋庸拘以資格並請設十二局以分理庶務此疏既上聞皇上甚爲嘉納允如所請發交總署會議乃恭王榮祿許應駁皆以爲非惟皇上著令再行詳議覆奏我所條奏多蒙皇上採納見諸施行想亦閣下之所知也我曾呈二書以供御覽一爲日本改革考一爲俄皇彼得振興考後復上疏請皇上速行變政切勿遲延皇上答以諭旨并召見於仁壽宮垂詢二點鐘之久時適俄據旅順大連灣皇心弗悅雖則聖躬孱弱然尚精明皇上額圓鼻直眉清目秀面色青黃一

望而知爲聰明之主當時面獎以所呈之書甚爲有用我覆以中國貧弱皆由振興遲玩所致皇上深以爲然且謂被守舊諸臣所誤我復奏以國勢弱極然及今補救尙未爲遲卽奏陳普法戰後法國復興情形且謂法之償款多於中日之款法之失地二省而日本祇割臺灣乃法旋蹶旋興我國則三年尙不能復振皇上答以何故我答以法國既敗大臣地亞士出示諭民亟革諸弊聯合一心務期盡雪前恥因是兆庶一心故能元氣迅復乃中日戰後於今三年守舊大臣匪特不知振興且阻撓新政故日復一日依然故我我並請皇上試觀日本變法歷盡許多艱險緣日本武備黨其權更大於中國守舊黨乃日皇能以善法擢用少年新進且遣聰明子弟肄業泰西故能變爲強國後又議論彼得變政且奏請皇上如慮人材不足用可聘用

英美名士相助爲理在皇上以爲中國維新亦已有年然就我觀之則實未嘗更變故用許多譬喻以啟迪聖心唯皇上答以心甚憂懣無以感化諸臣皇上復言素知諸大臣不肯畱心西法及講求振興我復奏云各大臣或亦有是心但事務繁多年力就衰心有餘而力不足無可如何我又奏請皇上更變科舉廢棄八股皇上答以深知西學當從中學當變是必如奏以更科舉我又奏派宗室出洋游歷以熟習外務迨皇上垂詢將畢我復奏尙有多事條陳當隨時具奏並勸皇上與各國輯睦以聯友誼皇上答以各國皆屬教化名邦甚願與敦睦誼惜諸大臣未能體此意耳蓋當西歷客歲十二月時我曾勸皇上與英聯盟也迨後我奏請皇上何不將新法明諭天下皇笑而不言我遂陛辭而出自西歷六月而後我迭上封章惟不再蒙召見

其後皇上降明諭責我久留京師不赴上海管理官報局是皇上知有變而促我離也我奉此諭心甚驚疑至晚復接奉皇上密書九月初三早連奉密諭一次即會議寮屬妥籌善法旋請美國教士李提摩太代求英使則英使避暑北大河繼謁美使又避暑西山倘是時英使在京必能善爲處置斷不至有今日之事當我在京眾情安謐仍未料有此變初四日友人告以事機危急時我尙在廣東會館詰早離京行李交弟照應我即搭車至塘沽欲搭渣甸行連陞火船船人見行李鮮少言須在行購船紙方准附搭我遂向天津投宿客棧有人勸以剃髮微服我安於天命卻之初六早附搭大古公司重慶輪船祇坐平常客位因行李少恐啟人疑也當將出京李教士畱居彼寓中惟我因皇上所命故立意離京我並未與英使署有信息來往亦

未嘗接英使署函當船過煙臺亦無變動及抵吳淞始據英領事請過依士渠礮船安居此事想必李教士商諸英公使電飭領事保護者也我深感英領事及重慶輪船主之恩皇上命我出外覓人保護君國故我意欲親近英國緣英爲天下最公直之邦前者兩次助土耳其雖傷多軍糜巨餉亦不惜故我料英國將來必助我大皇帝也當我在上海曾請英領事電達外部求護中國以愚見而論英必能助我皇上及維新黨誠如是也則英爲我國最好友人矣倘英不肯助我皇上吾恐西伯里車路既成俄人轍迹將徧於中國如英能護中國我知皇上及維新黨永遠不忘英國之德也談畢即復言曰聞梁啟超之親族被新會縣拘監伏望英國官商早爲設法保護也原本多有情刪去應抬頭處亦不空格抬頭以出自逆臣口中語故也餘均仿此

梁逆去國行

嗚呼濟艱乏才兮儒冠容容佞頭不斬兮俠劍無功君恩友讐
爾未報死於賊手母乃非英雄割慈忍淚出國門掉頭不顧吾
其東東方古稱君子國種俗文教咸我同爾來封狼逐逐磨齒
敵西北唇齒患難尤相通大陸山河若破碎巢覆完卵難爲功
我來欲作秦庭七日哭大邦尤幸非宋輦卻讀東史說東故卅
年前事將母同城狐社鼠積威福王室蠹蠹如贅癰浮雲蔽日
不可掃坐令螻蟻食應龍可憐志士死社稷前仆後起形影從
一夫敢射百決拾水戶薩長之間流血成川紅爾來明治新政
耀大地駕歐凌米氣葱龍旁人聞歌定同哭此乃百千志士頭
顱血淚迴蒼穹吁嗟乎男兒三十無奇功誓將區區七尺還天
公不幸則爲僧月照幸則爲南洲翁不然高山蒲生象山松陰

之間占一席守此松筠涉嚴冬坐待春回終當有東風吁嗟乎
古人往矣不可見山高水深同古踪瀟瀟風雨滿天地飄然一
身如轉蓬披髮長嘯覽太空前路蓬山一萬重掉頭不顧吾其
東

亞東時報
第四號

梁逆記康逆出險事

嗚呼先生之被嚴捕而不死蓋有天焉自新政行後滿朝守舊
黨疾先生甚矣千方百計欲排之謗誣繁興親友咸憂及於大
禍皆勸勿言變法早出京先生曰死生有命吾嘗在粵城步經
華德里飛磚掠面幾死若死蓋亦無所避矣中國危亡如此今
躬遇聖主安可計較禍患而不救先生之行政蓋早舍身亡生
矣六月孫家鼐承軍機大臣意奏請派先生出上海督辦官報
局而先生感激知遇且聞九月閱兵之謀深知皇上之危險義

不可捨去欲畱京設法有所補救故遲未行而皇上亦令軍機大臣傳旨命將所編列國強盛弱亡記一書盡寫成進呈然後出京蓋示意命其畱京也至七月二十九日而朕位不保之密詔忽下康乃發憤思救護而初二日旋降明詔命其迅速馳往上海毋得遲延矣先生奉詔後猶欲布置數日乃行而初三日又由林旭交到第二次密諭促行益急乃於初四日上摺告行初五日天未明出京時雖極知事之危險然仍以爲大變當在九月也故尙從容而行及初六日忽步軍統領衙門率兵役來寓舍逮捕而先生已在途中不知事變當時京師諸同志聞變爲先生大憂而無從通遞消息咸以爲必死故譚嗣同曰皇上旣無從救今先生亦無從救我已無事可辦惟有待死期而已初五晚先生由鐵路至塘沽搭招商局某輪船赴上海旣已登

舟息於艙矣因無一等艙位且須翌午乃動輪心忽動於是復登岸宿塘沽一夕改乘英公司重慶輪船遂於初六早十點鐘動輪其夕榮祿派飛騎在天津塘沽逮捕大搜不得知已乘船去乃發電往煙臺道上海道大搜各輪船協拏又發兵艦飛鷹往追飛鷹者每點鐘行二十九海里比重慶輪船速率倍之而飛鷹以貯煤不足僅行六點鐘煤卽盡因迫不及重慶輪船旣到煙臺停泊一點鐘有餘時先生絕不知政變事猶登岸游覽並購五色石子兩筐徜徉良久乃歸舟先一時許煙臺道員某已接到天津密電適有急事須往膠州因未將其電信看視藏之懷中而去及到膠州譯而視之則命其截搜重慶船密拏也因從膠州馳歸煙臺則船又已開矣遂不及先是上海道蔡鈞旣奉到密拏之電連日親乘小輪船到吳淞凡有船自天津到

者必上船搜畢然後許搭客登岸當時上海之志士十數人聞變後共謀設法救先生密乘小船往吳淞將相機行事見此情形以爲萬無生理痛哭而返初九日下午二點鐘重慶船將到吳淞上海道等艤船以俟乃該船未入口數里許時先生在船頭與客談笑方閱浙士姚某奏疏而論議之忽一英人乘小輪到船持先生之照片徧認舟中旅客見先生攜手入房問之曰君是康某乎先生曰然又問曰君在北京曾殺人乎先生曰異哉吾何爲殺人哉又問曰然則君何爲出京乎先生曰吾奉我大皇帝密旨令出京其人曰密旨云何先生乃命取筆墨書以授之其人乃在懷中出一紙則北京政府密電諭上海道謂康某即可密挈就地正法云云也先生視畢駭然泫然英人曰我乃上海領事遣來濮蘭德也君可即隨我行乃攜手下小輪船

登英兵艦甫到艦而上海道搜挐之小輪船已到矣先生與英使館及上海英領事無一面之識故英人之相救非惟出中國官吏之意外並出先生意外也英領事所以得此消息及先生之照片者因上海道奉到密旨後即鈔錄數十分並購先生照片數十分照會各國領事請其協挐英人素知先生爲變法之領袖故特救之先生既由重慶下小輪船因北京政府密電之語竊意皇上已爲榮祿所弑肝腸寸斷乃成一詩曰忽灑龍漦翳太陰紫微移座帝星沈孤臣辜負傳衣帶碧海濤夜夜心又作訣家人子弟數書蓋尙備死所也英領事又告以皇上之事尙不確故畱此身以有待當初六至初十四日之間榮祿等疑先生尙在北京凡閉城門兩次停鐵路車三次發兵三千緹騎四出密電紛馳大搜數日至初十日啟超與日本領事自天

津下塘沽猶派小輪船來追捕疑爲先生云幸捕者人寡不然
啟超亦不免蓋天羅地網既廣且密中國數千年捕一匹夫未
有之大舉也而先生乃從容購石吟嘯論文不知事變未嘗少
避以常理論之蓋萬無生理矣而卒獲不死豈不異哉是役也
先生有十身不足死皇上無兩重詔書敦促則先生不出京必
死榮祿之變早作一日則先生無論在京在途必死若先生遲
一日出京則在南海館被捕必死若宿天津棧則不及搭船必
死若初六日船不開必死既搭招商局船常例必不復登岸無
從搭英船則英人無從救必死飛鷹兵艦速率既倍若非缺煤
則必追及被捕必死或者曰飛鷹艦長仗義釋放云亦未可知煙臺之道員若非往
膠州則截搜被捕必死到上海不遇救必死上海道不請各國
領事協掣則英領事不知此事無從救必死有此十必死當是

時也智者無所施謀勇者無所施力愛者無所施恩人事俱窮
能救其一不能救其他死矣死矣而竟不死豈非天哉豈非天
哉天之曲爲保全先生曲綫巧奇若冥冥中有鬼神呵護之俾
畱其生以有待者豈無故歟或有責先生不死者蓋未知先生
出京實在事前先奉詔命而行非私逃也及出險後上又生存
安有舍密詔之重而徇僞命者哉此不待辨特於其必死而不
死之異可記之以告天下志士之舍身以救君國者發起意氣
焉戊戌政變記四

梁逆飲冰室詩話一則

太平翼王石達開其用兵之才盡人知之而不知其嫻於文學
也近友人傳誦其詩五章蓋曾文正曾招降彼而彼賦此以答
也詩云曾摘芹香入泮宮更探桂蕊趁秋風少年落拓雲中鶴

陳迹飄零雪裡鴻聲價敢云空冀北文章今已遍江東儒林異
代應知我祇合名山一卷終不策天人在廟堂生慙名位掩文
章清時將相無傳例末造乾坤有主張況復仕途多幻境幾多
苦海少歡場何如著作千秋業宇宙長留一瓣香揚鞭慷慨蒞
中原不爲仇讐不爲恩祇覺蒼天方憤憤莫憑赤手拯元元三
年攬轡悲羸馬萬眾梯山似病猿我志未酬人亦苦東南到處
有啼痕若箇將才同衛霍幾人佐命等蕭曹男兒欲畫麒麟閣
早夜當嫺虎豹韜滿眼河山增歷數到頭功業屬英豪每看一
代風雲會濟濟從龍畢竟高大帝勳華多頌美皇王家世盡鴻
濛賈人居貨移神鼎亭長還鄉唱大風起自匹夫方見異遇非
天子不爲隆醴泉芝草無根脈劉裕當年田舍翁此詩自述履
歷兼述志氣所云名山一卷著作千秋蓋亦有所自負矣前後

四章皆不免下里巴人之誚獨第三章則卽以詩論亦不媿作
者之林且仁人之言藹如矣至其懷抱帝王思想不知民權大
義則固不足以責數十年前人物也又聞石有所作檄文全篇
駢例中四語云忍令上國衣冠淪於夷狄相率中原豪傑還我
河山雖王琳駱賓王亦無此佳語豈得徒以武夫目之耶梁逆
飲水
室集卷十六 案此詩話係通述日本作足見平日居心叛逆
並非忠於我中國志在變法也全集悖謬之語極多錄此以見

大

逆蹟類五 湖北逆蹟

蔡鍾浩致漢口李慎德堂函 計三信

虎哥大鑒 弟 日夜兼進始於廿三日抵里然此間又有壞事之
輩 詳杰 故風聲頗大然弟卽歸必與趙何諸君盡心竭力而爲
之惟本地人爲本地事易於打眼故有許多棘手之處且此間

又無租界地方官又極糊塗乞告之杰哥漢事望詳告來函請
寫弟別名或玉林或松陰次郎以免一切俟此間稍有頭緒即當飛函相
告兄處如有要事請電告此請大佳

堯哥鑒弟日夜兼進始於廿三日抵舍當訪何趙二君始知壞
於石某之手故風聲頗大與省之壞事不同惟傳揚相類即弟未歸早已通國
皆知其中詳細林信中備敘弟在省面訂之事請速與均哥行
之切勿視為緩圖致誤大事弟不勝盼望之至弟即歸無論如
何必與何趙諸君竭力為之惟本地人為本地事殊覺打眼故
有許多棘手之處且此地又無租界地方官又極糊塗此數層
請轉告杰公餘事俟有頭緒再行佈告即頌大安

杰哥無恙弟沿途日夜兼進始於廿三日抵家沿途東南西北
風俱無故船行甚緩熱不可當如再住舟數日真熱死不值半

文錢矣是日即往謁何趙二君聞二公言始知壞於石竹亭之

手

故當現在風聲頗大不獨何趙二君為然旁注此面已編號頭作爲第一號以

便索即弟未歸家已徧傳人口石為義卿所用旁注此公據何趙言之甚無用

核也石并非羣兄加以石用人不當在外張揚特甚大有逢人徧

告之勢然弟即歸斷無因此不行之理必與何趙竭力為之孫

極力從公此間事惟此君可靠謹君琪山何趙并未聯絡未相

聞問弟明日當與唐仰公訪之如有可取即行商議壹是何現

在染瘡疾未愈弟疾現尚未愈不甚要緊兄處如有事要請電知趙之辦

事與何更高一籌漢事近日想已布置清楚不日將有效驗弟

在此不勝祝禱之至并望詳告壹是款項如到請分潤少許切

盼切盼此請勝安梁逆飲冰室文集十六內載詩話二則一云

譚瀏陽稱其為人謂生平肝膽交除絨臣外君爲第一因此相

神交者數年矣君與譚瀏陽共事而君實在衡湘一切布畫漢

變後死事最烈頃趙日生郵寄其絕命詞四章亟錄於下銀鑄
鐵鎖出圍牆親友紛紛送道旁三百健兒齊護衛萬頭鑽孔看
何郎鐵笛被擄於辰州以三百人護衛巡送長沙故云。日生
泣注北宋黨人碑甫毀東林名士獄旋興千秋公論應猶在兩
廡孤豚愧未能四萬一丈夫痛哭君親恩太厚百千萬劫不能
爭恆幹還我清虛一丈龍潭哭君親恩太厚百千萬劫不能
忠臣孝子今生了且向龍潭哭君親恩太厚百千萬劫不能
浩血性過人治事機警余承乏湖南時務學堂時君始來共學
其後復遊學東京亦以漢難遇害曰生復錄其獄中作四章見
寄詩云蟻磨盤紆又一年元黃爭戰幾推遷寒沙白日淹鸞地
短褐雕弓射虎天終見蝴蝶同水火那堪環珮在風煙鷄鳴午
夜頻搔首看劍挑銀燈意惘然鯽棧夢裡寒金雀諫草堂前起
鴉誤國千年仇介甫通藩幾道問充華蟬龍竟夕成毛羽達葛
當車挫爪牙西狩無麟天閭爽道逃入海秦龍蛇又聞麻達葛
山祀典樛當年類舉棋招玃雙簪矜別郎蘭椒三熱拜西闌訓
緣幢兒蕭牆旋起入王戈麾寇其如召寇何碧海膏流成赤齒
紅蓮後結舞妖魔九朝典冊新鈴散千騎宮裝老淚多辜負香
衾驚破夢不因封事動鳴珂按何來保
趙日生即此函中所稱何趙二君也
李民治致瀟湘漁太郎函
面書慎德緘 田野民治唐才
常之號此蓋唐才常致沈克誠
也信

昨得確電北京已破皇上及那拉諸人倉皇西竄此時此機絕
大題目萬不可失此間事已布置妥帖只俟念九起程尊處生
意必宜從速開張以爲策應之師不然孤軍駐鄂大是危機其
急圖之舍弟來堤已見否麻城竟推宕不可恃令人悶殺大通
之師已逾九華山攻甯國矣云云再者尊處既舉除策應屯間
外能分枝向荆沙更妙蓋兩宮西竄我不可不預圖向西之策
也至要至要蒲圻消息極佳此間風聲日大萬不能再緩再緩
則弟等無立足地矣澤公來此一次意殊關切
某致西河圭介函
面書岳言 此信譚藹致
林圭書西河係楚郡名
杰兄先生仁大人云云十九日至岳生意甚好各阜冊頁追齊
二千餘數各埠派人傳正副議生意布置岳有譚顏李三君竭
力辦事催辦甚急不能遲延弟到各埠查閱聯絡主事之日候

沈唐兩公來斟酌大事廣事劉永福總統六營義兵由南省旱道走岳來漢云云

譚鰲徐崑李如海蘇麟等致顏錫峰函

錫峰老夫子大人云云昨念日鳳墀兄亦到面觀情形一切聆悉所有諸務布置固密不敢稍鬆昨傳各埠大眾振刷精神聽候舉發軍械已經籌算目下尚未應手紅冊不日可齊成局之日更祈各公餉項如何發給此乃三軍用命之所弟等專望之急岳地一切如恆云云貴處籌出軍械若干我等亦好舉置爲要此佈再者鄂地可有友人問及可有悶香祈即專人送來爲禱

神山三郎自長沙致黃茶蓼函

神山三郎唐才質之別號此必致黃鈞侯兄弟輩者

云云聞該處距古大路頗遠并不近大路劫掠尚可外間事重

金

要者請電松轉用兄所說碼寫信亦可云云

陳讜致唐才常函

唐才常號田墅民治故日田公杰林杰漁沈克誠陶即陶癡陳讜之別號次臣

即唐才中

田公大鑒杰病甚黃醫束手於望日後渡江養息病根半由辦

事勞瘁半由轉餉維艱頃得漁翁相助畧更舊章

旁注杰陶原已布置妥當

漁無涉也裁汰尤散壁壘一新弟亦於望日承杰囑漁邀徒榻本棧

附參末議惟是細審店務眉目未清爰與漁商立預算表以俾

先時調度前奉來示囑店事宜縮小云云弟再四籌商目下恨

甚已立各分店業已大開市面突然收斂似乎不易只宜實事

求是必另立分店若遽裁撤禍機立見公老於營務詎不知

召兵容易散兵難杰病之日增此也略計店款每月經弟與漁

兄裁汰後尚須五百元有奇

旁注陳林仍當再求樽節本月初旬杰已託弟

在某洋行借得三百元准約望前歸楚緣匯兌未至弟已失言
漁亦同覺減色二十日各司事又要關餉刻公誠信號之款仍
未見到弟與漁亦將病矣計本月須給六百元急到方資開銷
嗣後每月望前懇給五百元接濟庶漢店不至前功盡棄弟又
與漁杰商得一策函請裁度棧房宜收以座上客常滿之故轉
餉宜通錢店庶不時可以接濟又某洋行在申運貨或即在尊
處投款漢店即在伊洋行支取似免轉輸之勞并將緩急相商
公意如何懇即賜示且某洋行係弟舊好不致有倒閉欺騙等
弊又眾司事聞令弟將來巡閱旁注實次承人人摩拳厲掌擬
於令弟到時恭請大閱約計勁旅三千之譜旁注就此間而均
鵠立本鎮翹企倍至一以令弟次臣有信照會一以弟等刻加
鼓勵并擬請次兄巡閱各分店以觀技藝庶漢事不至爲他人

所惑且不願讓義記獨著先鞭弟等以未得尊命尙未遽應允
容商再報肅候大安不一再款項確到日期可先知一電何如
林同叩杰夥已渡武昌矣卽在此久病不能書可憐可痛

楊雲龍致龍舞賓函

前刪弟今特函付所唐鳳崗先生在蕪不知更多少辛苦已到
安徽寶山之廟中歇伏今遊擊劉蔭廷已派鄧簿芝訪拏唐君
之事不必言之又李畔芹久已在甯國之書房觀書不知何日
能出書房又葉芳廷兄已在蕪城書房觀書又杜春林已在繁
昌書房其有廖東江孫仁滿已在繁昌三月十六日登仙查匪
語羈押日書房觀今康有爲梁啟超二君已在外國辦就軍火
書正法日登仙糧餉後洪各處碼頭紛紛卽速來此昨五月廿六日康君已派
三員之將領李開甲陳雲鵠秦力山弟已在大通會議酌商各

碼頭團堂多少後定黃道吉日各處一律通行所康己造錢票
爲口號內號日新其德不知兄台得知上付弟今求老兄台卽
速來蕪已商起兵之日特此函知紙長筆短餘不多言忙此再
者弟今領口號票暫發五百之譜

搜獲唐逆身邊小篋內辦事規約

君臣佐使彝倫攸分 官階職守以明次序 舉立義號歸順
有名 傳示檄文宣布德威 鑄造兵符以昭信守 製造鈴
記以昭約束 令劍令旗調遣行止 旗分五色按色調度
鄂垣寫關 不可輕視 運籌周備 庶無遺策 進退緩急
裏應外合 一鼓而下 功垂不朽

焚兩院及司道 劫水路行營 搶藥局 搬軍裝
焚戮三日 封刀安民 傳檄出示 鳴金警戒 富室樂捐

窮民安貿 派兵固守 再籌征進 如有違令 斬首示
眾

譯逆黨洋文告示

現因端王榮祿剛毅暨一概驕橫舊黨暗中主使勸助拳匪滋
事我等中國自立會諸人現在已經持械起事特此佈告男女
洋人知悉

我等謂滿洲政府不能治理中國我等不肯再認爲國家
變舊中國爲新中國變舊苦境爲樂境不特爲中國造福且爲
地球造福係我等義士所應爲之責

我等定議合今日上等才識易議國家制度務使可爲天下之
表式本會之宗旨係使百姓保有自主任便議權

我等與聯合各國之意相同剿平昏迷狂邪之亂德懲辦仇視

洋人凶惡僭位諸人

各口洋人租界各教禮拜堂中外耶教人之性命物產定必保護不加擾害

特此佈告汝等我等所爲不必驚惶

漢口中國自立分會啟

鄂中誅亂記

滬上某西字報謂近有新黨中人在漢口約期作亂致被大吏所誅本館意新黨者卽康逆餘孽之自謂彼其人雖言之不怍自稱保國保皇豈有效赤眉銅馬之行爲以致自罹法網者是未敢貿貿然譯列報端迨昨日得漢口采訪友人手書始恍然於此事之巔末采訪友人之言曰漢口爲鄂中巨鎮上通巴蜀下達申江臺榭雲連瑰奇山積萑蒲羣盜時嘯聚焉自北省

拳匪作亂若輩卽思乘機而起分散票布要結黨徒期於七月二十八日晚間縱火爲號戕官吏劫軍裝佔踞城池與王

師抗拒詎料事機偶洩卽爲邏者所知細偵之得其巢穴所在乃白諸營縣調兵至泉隆巷對門某宅及下街某洋房一擁而入擒獲匪黨二十餘名內有一婦女旋復搜出號衣軍械火藥信函名冊之類解交夏口廳同知署廳主陳少石司馬立卽升堂推鞫知爲首者一爲湖南辰州府人向連生一爲湖北柏泉人鄧永才皆在就獲之內并稱羽黨約五千名皆自願從逆犯順者司馬乃星夜稟知漢黃德道岑馥莊觀察觀察飛電督轅稟陳一切未吹許卽接督憲張香帥電札飭將首逆就地正法司馬委彭仁甫千戎將向鄧二逆犯綁至四官殿前梟首其餘二十餘犯督解赴督轅聽候裁奪此二十七夜間事也

月以後
申報

鄂中誅亂記二

昨又接武昌訪事友來書謂此事實由康梁二逆主謀爰再錄之以供眾覽來函云湖廣總督張香濤制軍近接江督劉峴莊制軍密電內開訪聞康梁逆黨匿跡長江潛圖不軌請飭屬一體查拏等因因卽密諭漢黃德道兼江漢關監督岑馥莊觀察督飭地方文武嚴行查緝上月二十七日訪聞漢口洋街上有多人形蹤詭祕出沒無常爰派漢口都司陳慶門都戎率兵前往查拏若輩知事機敗露膽敢持鎗抗拒都戎指揮士卒奮勇爭先立將匪黨二十餘名全行拘獲并起獲木質偽印花名清冊及軍械旂幟等物隨卽押解省垣制軍委營務處司道會同研究據供小人等皆受康有爲梁啟超所指使同黨有數千人

之多約期二十九日起事同時都戎又在漢鎮九連庵緝獲會匪一起供係紅教會黨羽甚眾定期二十八日武漢三鎮同時起事云云因將要犯向連生鄧永才二名正法梟示以寒匪膽連日文武各官搜查餘黨昕夕不遑而居民風鶴驚心爭先遷徙衙署中人亦多有挈眷他適者

鄂中誅亂記三

漢口采訪友人云當上月二十七日夜漢口拘獲謀叛匪徒時在箱內搜出偽印一顆上刊管領中國大士會七字并康有爲梁啟超諸逆往來手札嚴加刑訊供稱會中自頭目以下分別五等入會者由匪首給予憑條月領薪水洋銀六元窺其意旨定係康逆餘孽圖謀不軌固非與尋常哥老紅燈諸會匪所可等量齊觀者也幸天佑 聖清事機敗露否則星星之火可

以燎原後患尙堪設想乎刻已將各匪首級盛以木匣分懸漢口各碼頭矣

鄂中誅亂記四

聞之官場中人云此次漢口康梁諸逆黨之變其首犯係湖南人姓唐名才常自去冬卽匿蹟申江與黨中人散播流言結匪謀叛甫於七月下滬潛赴漢口未幾卽事發伏誅至所獲匪黨中尙有一張姓者及出洋游歷而同之某書院學某甲某乙解至鄂垣之後經張香帥批飭正法者計共十一名自作孽不可活誠彼黨之謂歟

鄂中誅亂記五

此次所獲逆黨多係學堂中人內有傅慈祥一名係鄂省武備學堂卒業生夙爲提調徐穉生觀察所賞識派往東瀛肄業不

知何時私行回鄂自蹈刑章又唐才常一名係湖南瀏陽縣拔貢素負文名昔年創設湘學報主持之力爲多又林錫圭一名均自認邀集會匪結黨謀逆等情不諱張香濤制軍以若輩糾眾爲亂罪不容誅當卽恭請 王命將首要十一名綁赴市曹正法首級分懸各城門以昭炯戒惟傅慈祥供詞異常狡展現仍暫禁獄中俟覆訊後始能定罪至各犯供詞牽涉士大夫不少香帥不欲株連已諭飭承審各官毋庸深究連日又續獲會匪三起均發交江夏縣暫行羈禁想一經訊實亦須明正典刑也

鄂中誅亂記六

此項會匪實係康逆所創保皇會之餘孽特改名大士會以免人疑會中頭目分五等二三等月給洋銀百元或五十元最下

者亦有六元之數所售富有票上有業精於勤截記得此者可持往領取洋銀內地城鎮鄉村皆有若輩蹤跡被其惑者多不勝記上憲網開一面予以自新業經出示通衢限本月初十日爲止各將匪票繳呈不復深究旋更沿途設桶准就近投票入內有知其顛末者謂會中人專以聯絡各項會匪亂民爲主義與新堤紅燈會消息暗通贈以軍械火藥不少至是夜破案之處一爲泉隆巷對面小弄中某宅一爲辰州向寓其總寓則在花樓街寶順里門懸李慎德堂木牌湖南匪目唐才常林圭卽樹堂暨羽黨二十餘名皆由此擒獲搜出箱中書札及康梁諸逆筆據甚多立即解呈漢黃德道署道憲岑馥莊觀察屏退左右親自啟封不知書中是何陰謀詭計也此外尙有東洋刀數十柄手槍火藥不計其數連日嚴加訊鞫各犯惟籲求斬首然

言外隱隱有爲康逆復讐之意所斬鄧光才向連生二犯特莽夫耳無足爲患至唐才常林圭等均係功名中人頗有軒昂氣宇乃竟甘心從逆以致駢首市曹殊不值得二十八日又在武昌斬決十二名本月初七日復斬七名先一日漢陽另斬黨羽一名聞唐逆爲某學堂肄業生曾赴日本東京游學故得與康梁連爲一氣釀此禍胎各處所派頭目中以湘鄂兩省人爲多目下各憲防範周詳每遇上下水輪船必畱心偵察連日在漢陽鸚鵡洲及由申抵漢之某輪船上各獲羽黨數名故現在仍嚴密巡邏也

鄂中誅亂記七

此事當大憲訊供時異常嚴密營務處左近各街巷一律攔阻行人以故詳細供詞無從探悉惟官場中人傳述各犯中唐才

常最爲狡猾對簿之際供稱事由康有爲梁啟超指使意在改換中國政府以圖自強祇因兵力過單不得不借會匪之力日前大通匪亂亦係黨中人所爲黨中首領大半肄業日本之官學生惟向連生鄧永才二名爲紅教會匪首由犯人勾結入夥者犯人自知機事不密貽誤大局自願以一死以謝同人嗣於唐行篋中搜出逆信及偽檄文富有匪票甚多內有偽札二件一委僞官林錫圭管帶中營一委僞官沈克誠管帶右營林逆已於當夜拏獲後立正典刑沈逆知風遠颺今尙無從蹤跡搜捕聞沈逆久在鄂中候補現充賑捐局委員且曾在某憲轅襄辦文案察閱匪所定規約中有起事後焚戮三日然後封刀等語窮凶極惡無殊明之獻闖及本朝洪楊諸逆之行爲宜乎遠近聞之無不髮指毗裂也其僞印文爲中國國會管領中營

右營關防僞札上書中國國會南部自立軍並無名姓

鄂中誅亂記八

唐逆係湖南瀏陽人丁酉拔貢與已正法之譚嗣同同里當時譚曾偕之北上力薦於朝稱其才可大用繼而譚因謀逆事發伏誅唐遂遁跡日本與康梁諸逆遊林逆係湖南湘陰人先年入時務學堂與唐逆諸人相友善邇歲游學日本與康梁二逆及唐等深相結納引爲同心嗣康逆創設保皇匪會煽惑愚人集捐旣成遂有謀亂中國之意以唐林二逆有桀才委以招集羽黨等事宜許事成後封唐爲七省經略使於是唐林二逆同於去夏至漢皋勾結匪黨迨秋間唐回湖南故里湘人士惡其爲康逆羽黨羣起而攻其父係歲貢生頗有文名因子之故遂挈眷赴滬假居租界中唐則依舊逗畱漢土上月二十三日洋

務局委員李鵬生明府忽奉督憲張香帥密諭至唐等寓所盤詰時香帥祇知有康黨來漢不料其驀起禍端也詎料唐等不知斂跡膽大如天竟敢約期二十九日之夜起事二十四五六等日下游羽黨之附輪船至漢者爲數甚眾攜帶火藥頗多唐匿蹟英租界一碼頭洋務局比鄰洋房內外懸李慎德堂門牌至花樓寶順里所獲者餘黨也被某剃髮匠看出破綻赴關署稟報故得一鼓成擒湖北某縣生員王玉之等二十餘人均先後誅戮其確情由唐僕李一供出並言另有樹義堂逆會當拏獲唐逆時在寓所搜出諸逆物併洋銀七千五百元

鄂中誅亂記九

湖北派赴日本游學之武備學生傅慈祥前因潛蹤回鄂入會爲非拘獲訊供堅不吐實迨經督轅營務處司道迭次推鞫傳

始供認不諱本月某日稟知制軍恭請 王命與各要犯一同綁赴武勝門外法場處決當行刑時護軍武愷各營均擎槍環立并將城門暫行局閉蓋因若輩羽黨眾多恐有劫奪情事故不得不格外慎重也

鄂中誅亂記十

康梁諸逆黨私售富有匪票煽惑愚民雖首要業已伏誅猶恐死灰復然後患難弭張香濤制軍因委 記名提督謝友鵠軍門率領弁勇馳往沿江一帶嚴密偵查先後擒獲匪黨十餘名復折而至崇陽蒲圻緝獲十餘名一併押解至省連日由營務處司道逐加研訊內有九名確係會匪頭目當卽恭請 王命立正典刑計此案自破獲以來次第正法者已不下三四十名矣

逆蹟瑣記

康梁逆黨陰謀不軌設會售票業經各省嚴密查拏先後禽獲正法者已不下數百人近見逆黨身畔搜出各據詳載會中名目支離怪誕殊駭聽聞計自立會僞右軍統帥沈克誠僞左軍統帥陳譙正龍頭康有爲副龍頭梁啟超此外曰總堂曰坐堂曰陪堂曰盟堂曰禮堂曰管事曰值堂曰刑堂曰盟證曰香長後書富有山天下水萬國香九字又有逆據中書會辦樹義堂右書日新其德左書業精於勤間以七言俚詩四句曰萬象陰霾打不開紅羊劫運日相催頂天立地奇男子要把乾坤扭轉來其執事有副印新副聖賢當家管事巡風順八江口十牌大備小么各名目其中所派僞職分文武兩班文係康逆所立自立會黨武爲紅燈哥老各會匪黨都二百餘人姓名厯厯可數

一經嚴緝不難次第伏誅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十二月出版

覺迷要錄

精裝全一冊

定價：新台幣二百元
美金五元

出版者：台聯國風出版社

中華民國台灣省
台北市潮州街六十巷七弄十九號
台北市郵政信箱三九四號
郵政劃撥帳戶第四六四七號
電話：三六二八九四號

發行人：鄭慶濤
印刷者：新文化彩色印書館

內政部出版事業登記證內版台業字第〇九四八號
台灣省台北市環河南街二段一六巷八號

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